

徐州会战时见闻

陆 诒

列车每过徐州，我总要情不自禁地注视窗外，看看徐州近郊的群山和原野，缅怀抗战往事。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五月中旬，我作为汉口《新华日报》记者，曾在这个地区往返奔波，采访我军浴血抗战的消息，历时三月之久。相隔已经几十年了，我对徐州仍怀有深厚的感情。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我和汉口《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由陇海路搭火车到徐州，一下火车就看到敌机轰炸后的景象，站台上的房屋，就被炸得墙坍壁倒。我们两人提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进城，一路上见到不少民房已成残垣断壁，触目惊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商店照常营业，街上熙熙攘攘，市面相当繁荣，这是当时武汉的人们难以想象得到的。我们原想住花园饭店，结果遇到客满，只好住在城里的万里饭店。当时人民在战时异常镇定，给我以深刻印象。

第二天，我们走到附近一家小铺子吃早点，门口有许多人聚在一起看热闹。回头一看，原来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正骑着一匹枣红马飞驰而来，后面紧跟着一位头戴钢盔的广西战士也骑着马。范长江就对我说：“此公故作悠闲，以安定人心”。

一、访李宗仁谈战局

其实，当时津浦路南段和北段都有战斗，徐州是四战之地，本身无险可守。上海和南京相继失守以后，日军下一步进攻的目标指向徐州，总想打通津浦路，以解除右侧的威胁，然后全力西进，攻取武汉。由于韩复榘在山东不战而退，遂使日军同年一月五日攻入济宁，如果没有川军邓锡侯部及时增防，在滕县和邹县一带拚命死守，大局就不堪收拾了。在津浦路的南段，蚌埠已经失守，幸有东北军于学忠部在淮河北岸坚守阵地，浴血奋战。李宗仁将军在徐州指挥第五战区的战斗并不轻松，但当他在司令长官部接见记者时却态度从容不迫，非常乐观。

李宗仁将军在接谈中分析战局，他说：“我们在津浦路上进行防御战，就要将日军拖住，使武汉与大后方获得充分的时间进行部署，坚持长期抗战。本月二日，日军在津浦南段占领了蚌埠、定远、怀远和临淮关等地。八日晚上，日军曾在炮火掩护下六次强渡淮河，登陆作战，都被我军击退。十日又有日军一千多人再次登陆，与我军在小蚌埠展开争夺战，双方都有重大伤亡。正当淮河北岸激战之时，过去沿津浦路南段西撤的广西部队三十一军奉命向东侧击，将铁路截成几段，牵制了日军的进攻。目前津浦路南段我军于学忠部正与日军相持于淮河以北的曹老集和固镇之间。津浦路北段的战事暂时沉寂，敌我两军现相持于两下店与界河之间。济宁现有大部日军集结，从青岛登陆的日军已占日照等地，看态势，日军准备分兵几路迂回进攻徐州，我正严阵以待。只要吸取抗战初期的教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我们有把握

战胜敌人，粉碎他们的进攻。”

李宗仁将军一到徐州，就开始注意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工作。他号召成立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约请当地各界人士参加，广泛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支援前线抗战。他又把流亡到徐州来的青年学生组成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派到潢川去进行训练，培养战区的军政干部。

有一天，一位留着小胡子、身穿长袍、头戴呢帽的中年人到万里饭店来看我，自称是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委员，姓郭名子化，是做中医的，和我说在苏鲁边区动员群众的情况。他特别讲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开明地主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经过，确是令人敬佩。事后才知道他就是当时活跃在苏鲁边区的地下党领导郭子化同志。

二、临沂胜利的意义

日军沿津浦路北段进攻徐州，以矶谷、板垣这两个师团为主力部队。矶谷师团循津浦路临枣支线（临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南下，猛攻台儿庄。板垣师团则从青岛沿胶济路西进，又转向南方，经过高密、诸城等地，进攻临沂，与津浦路临枣支线上的矶谷师团遥相呼应，齐头并进。

临沂是鲁南战场上的战略要点，得失关系全局。临沂告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急调驻防海州的庞炳勋军团前往守城，以阻挡日军的进攻。庞军团的实力只有五个步兵团，装备很差，历来是受歧视的“杂牌部队”。到临沂不久，日军即兵临城下。从二月下旬开始，日军以优势兵力围攻临沂，庞炳勋军团据城死守，伤亡重大，势极危急。

告急电报不断传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但当时无兵可

调，不得已将原来调到淮河北岸前线的五十九军张自忠部派赴临沂增援。此事也有难处，因为当年中原大战时，张自忠曾遭到庞炳勋部队的袭击，积怨未消，张自忠对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有言在先，到任何战场都可以去拼命，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共同作战。李宗仁将军为此特邀张自忠恳谈，勉以抗战大局为重，希望捐弃个人前嫌，及时赴援。张自忠将军立即爽朗回答：“绝对服从命令，请你放心好了。”

张自忠将军亲率五十九军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临沂前线，时在三月十二日晚上，连夜与庞炳勋部队取得联系，约好时间向日军展开全面反攻。第二天早上，正当日军向庞部攻击之时，五十九军突然从日军侧背杀出，势如疾风暴雨。临沂守军见城外援军已到，士气振奋，即出城夹击日军。日军遇到张自忠部生力军杀来，渐呈不支，即仓皇向东撤退，庞、张两部协同作战，穷追一昼夜，沿途日军遗弃枪支弹药甚多，伤亡惨重。这次临沂胜利的意义，在于彻底粉碎板垣、矶谷预定的会师计划，为下一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要叙述台儿庄战役的经过，需要很多篇幅，只能另篇记述。这里，补记同年四月底在郯城附近访问张自忠将军的情况。

三、访问张自忠将军

时在台儿庄战役之后，敌我双方仍在鲁、苏边区拉锯作战。我在郯城附近的一个农村里，访问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将军。他剃着光头，身穿一套布军装，布鞋，待人谦和、诚恳。他的面容较消瘦，但身材高大，体格结实。在他旁边还

有五十九军参谋长张克侠将军，一月份我在武汉一次文化界座谈会上见过面，这次重逢倍感亲切。

我们的谈话从台儿庄战役谈起。张自忠将军说：“我们这次在台儿庄打得很好，好在各军之间能配合作战。打仗，要有一个全局观念，为了整个战局的利益，有时就得牺牲局部利益。这次民族抗战，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们应当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前不久在临沂打胜仗，也是由于我们与友军庞炳勋部协同作战，双方配合得好。大敌当前，我们要团结抗战，一致对外，过去的一切私仇宿怨都不应该计较。这不是口头上说说的，而是必须从实际行动上做到的。军人尽忠报国，义不容辞，要为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

同年五月中旬，日军切断陇海路，从西面包围徐州，企图歼灭我军主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电令我军分途突围，张自忠将军奉命率部掩护大军撤退。当时我跟随他所指挥的三十八师骑兵连战斗突围，在行军作战中，亲见张将军把坐骑和小汽车让给受伤官兵，自己宁可徒步行军，与部队共甘苦。他指挥若定，善于治军，他所指挥的部队在突围中没有发生掉队或扰民的事实。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当时张将军担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从宜城渡襄河截击北犯襄樊之敌，在南瓜店东山岗，亲自指挥部队往返冲杀，浴血奋战，身负七处重伤，壮烈牺牲。张自忠将军在抗战时期的赫赫战功和英勇牺牲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万古不朽！

我所知道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

茅宇尘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时，我是参谋处二科参谋，仅以个人亲身经历回忆如后。

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办公地址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在徐州旧道署内（今文亭街中段）办公，门侧牌示“第五战区通讯处”，（这是防谍防奸措施，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牌示，则挂在城西段庄本部马号所在地。

我战区司令长官部在旧道署内办公，参谋处位置西花厅的全栋，厅朝南，面为罗汉墙（下半截青砖砌成，上半截木雕花棂，入冬御寒糊以白纸），以收发室居中，分东西两段，东段是三科、四科，西段为一科、二科，东段东北头通套间，作司书用房，办公室出入由东段最西一间朝南开门，门是双扇花棂。参谋处办公室西侧有个大花园，占地虽不太多，但假山、亭池、布置得宜。

二、第五战区长官部组织情况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字德邻，电报代字“德”后改“光”。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字鹤龄，电报代字“鹤”后改

“远”，他当时还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副司令长官韩复榘，他当时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参谋长徐祖贻，字燕谋，上将衔，江苏昆山人。副参谋长黎行恕，中将衔，广西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设总办公厅主任曾琪，广西人。秘书科科长（姓氏不详）秘书是潘宜之。副官处处长郭心冬，中将衔、广西人。经理处处长韦××，中将衔，广西人。参谋处处长梁寿笙，中将衔，广西人。参谋处下设：第一科（作战科）科长田见龙、上校衔，第二科（情报科）科长甘复、上校衔，第三科（后方勤务）科长黄闲道，上校衔，第四科（动员民众教育）科长包宗敏，上校衔。科内参谋十余人，分别为上尉至上校衔，还有高级参谋。通讯：有电务科、电台、无线中队和通讯营，当时通讯营长吴奇伟。警卫：有宪兵营长吴仲直（桂系）

第五战区配属部门有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第五分监部，分监长张任民，广西人。兵站总监部第五分监部，分监长石化龙，广西人。兵站医院有第二十三兵站医院后改番号为“一六八”后方医院。

三、长官部转进的情况

五月十四日，长官部下达转进命令，调第二十二集团军移驻徐州担任城防，孙连仲兼城防司令，命五十七军掩护台儿庄撤退，分路突围。鲁东南的守军向徐州东南方向约六十华里处桃园集（宿县境）一带集中，至蒙永之间相机突围，鲁西南的守军越陇海铁路肖永之间突围，长官部各处室和配属单位整装待命。当日午夜行动，拂晓之前转移到徐州旧城。

南段家花园，据说段家花园是段姓（肖县人）私人别墅，该花园面积较大，（今八中、海郑路小学南部、妇幼保健院、玉雕厂北部，）墙内外植树成林，进门不远处有地下室。

长官部移至该园东南一隅属参谋处，朝北大厅一棟作办公室，西平房作为李宗仁、白崇禧办公。午饭后，参谋处长侍从参谋透露撤退计划，方向西南，方位蒙城。晚饭后，我们奉命入夜行动，分骑马和徒步撤退，我是随徒步走的，抵三堡站乘火车，因机车缺水，车速较慢，拂晓方达曹村站，曹村站无水设备，即弃车步行到宿县，随第二十一集团军杨俊昌师同行，抵潢川，信阳，到老河口。

听说我长官部十五日夜撤出段家堡花园之同时，李宗仁、白崇禧等则又移回原司令长官部旧址，同孙连仲策划撤退，随行的有少将高级参谋侯葆民，负责警卫的是桂系宪兵营之一部。

第二十二集团军完成掩护任务，十九日放弃徐州，先一日李和白等人骑马出徐州南而转西，有数十名宪兵护卫而走。

李宗仁先生在徐州召见我

王蔚丞

一九三七年，我在南京工作。“八·一”三中日沪淞战争后，我坚持留在南京。十二月四日，当我清晰地闻到隆隆炮声时，才撤离南京，回到老家新沂，带领一批青年，准备赴武汉参加抗日战争。月底的一天，当我路过徐州时，在街头上遇见了故友王公屿，他当时是淞江行政公署专员，由淞江撤来徐州，终日在一起聚谈，相约同去晋谒刘汉川先生。刘先生是国民政府在徐州设立第五战区长官部的总参议。一日，我和公屿去该部联络处，见到刘汉川先生，他和我两人都是老相识，刘先生风尘仆仆，终日为抗战奔忙，他问我们行止，我答曰：想离江苏去武汉。当时还有一个青年在座，他是睢宁县长费公侠。刘说李宗仁长官在此。他为人仁厚，求才若渴、平易近人。他既懂军事，又懂得政治。他要带我们去看看李长官。说着就领我们三人去长官部（即徐州道署）。李长官在大礼堂侧一间小厅内接见了我们三人，刘一一介绍后，李长官同我们一一握手。他态度明朗，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僚架子。简单寒暄以后。李开门见山的说：“我是广西人，因为抗战，不远千里来到徐州，现在正是精诚团结抗战的时候，你们那能走开？希望你们留在江苏，共同协力、抗击日寇。”之后他又接着说：“我们要从沪战失利和南京

沦陷这两次作战中吸取惨痛的教训，特别是沪淞战争，我们没有强大的海防，敌人陆海空协同作战，立体交插、火力很猛，我们部队越集中，越不能展开，所以付出的代价很高。在当时，南京方面决定在上海作战是有几方面原因的：一是上海是我国经济命脉，不能轻易丧失；二是上海是国际市场，有各国领事，与各国利益息息相关，在那里守土抗战，能争取国际上同情和援助。由于敌人侵华是有充分准备的，我们的部队受到了挫折。退出上海后，我们在苏州本来设有坚固的国防线，但汉奸太多、敌人对我们国防洞如观火，便绕道前进，很快进逼到南京。南京本是军事上一个要塞，有平原有高山还有长江，是一个决战的好地方，但没能利用上。一个有四万万人的国家首都，几天之内就沦陷了，且溃败之时，争先恐后的逃跑、不但影响士气，也贻笑中外。守南京的总司令是唐生智，他是有指挥能力，但他指挥的都不是他的嫡系，临阵又不受他的指挥，唐也无可奈何，只得撤离。这两次战争，都是我们沉痛的教训。像我这样，作为五战区的指挥者，我认为在作战中，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能指挥得动的军队，才能有操胜的把握，如果指挥不了，即使指挥天才再好，也打不好仗。我这次来到徐州，广西的兵我都带来了，我要给来犯的日寇一个重创，给那些贪生怕死的悲观者做一个样子看，使国人振奋起来，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

今后战事，敌人必南北同时进攻，打通津浦铁路线，南路要塞一个是滁州，一个是蚌埠，有山川之利，我已注意到了；北方泰安是个要地，但力量不够，韩复榘夜郎自大，没有全局观念，这是眼前特别要注意的问题。日本侵略者是有长期准备的，他本土小，人口少，利在速战速决，不能坚持

长久。因此，中央决定要长期抗战。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贯彻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对内要唤起民众，对外要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在国际上，日本侵华受到全世界和平国家的谴责，我们是得到同情的，英、美、法、苏都同情我们。”

李长官谈得很兴奋，他接着说对内唤起民众，这一点还要努力，不能单靠政府军队去作战。现在西安事变已经结束了，全国各党各派都同心抗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很值得学习，游击战也要发展，小日本吞并不了整个的中国，未来的形势很好，证明孙中山先生很有远见。

正谈着，忽然传来警报声，有三架日本飞机在长官部上空盘旋侦察，不久又飞向车站，投掷几颗炸弹参谋长叶奇进来，劝李长官进掩蔽部去，刘总参议也跟着催促，李宗仁先生在软椅上，谈笑自若，丝毫也没有惊慌，他说：“你们都不进去，为什么叫我进去？我是一个军人，怎能这样胆小，他们都是青年，我有很多话要和他们谈谈”。

李长官接着说：“作为一个将帅，必须大公无私，赏罚分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今值国难时期，只要他投身抗战，一切军饷给养服装装备，都要一视同仁，对抗战不力，违抗军令，贻误战机，有重大过失的不管亲疏都要一样严加惩办，现在各党各派，同心协力，共赴国难，国共两党，捐弃前嫌，联合抗日，实是国家民族之大事，我在外面书店中，看过几篇活页文选，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铁流》和平型关大战”等小册子，说得都与孙中山先生主张相吻合，他们装备之差，人数之少困难之多，物资之缺，尚能首先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消灭日本一个师团，

那还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我们也要当仁不让，在抗日救亡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后长期抗战，敌人除了在军事上进犯外，必然在经济上给我们封锁，如弹药、西药、钢材五金等对作战有利的物资，来源就很困难了，我们对敌人需要的粮食棉花等物资，也同样封锁。李长官谈到这里，很风趣的说：“我特别向你们介绍中医的好处，我过去患几次疑难病症，西医束手无策，都是中医给我医好的，中药来源广，几乎到处都有，以后西药不能进来，我们有中药，就不怕封锁，现在敌人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组织维持会，他想利用中国民族败类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马前卒，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是不能包括汉奸卖国贼的，我们还要设法消灭汉奸卖国贼，我们国土大，不怕鲸吞，就怕蚕食，这个历史教训太深，小小日本是吞不了我们的。”

谈到这里，警报解除，叶奇进来说，长官还没有休息，于是我们站起来告辞，李长官送我们到客厅对面，一面向我们挥手一面向刘汉川总参议说：他们这些青年，都要留在五战区工作，你看看怎样安置。”我们走远了，回头一看，李宗仁先生仍然站在客厅外，含笑望着我们，很有儒将风度。

没过二天，我经开封转赴武汉归队。后来李宗仁先生指挥台儿庄战役，果然打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胜仗，历史上称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战场回忆

胡剑峰

一 北上参战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整补中的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奉命在湖北省武胜关附近，分批登上军运列车，浩浩荡荡抵达徐州，徒步进抵台儿庄。我们第九旅第一八六团奉命担任台儿庄城的固守任务，奉命以一部沿台枣支线北进搜集敌情。

我守城部队，以第一、二两营部署在城外，利用城墙构筑防御阵地。第三营及一八五团之一部，在旅长乜子彬直接指挥下，集结于台儿庄铁路西侧，准备机动出击歼敌。

当时，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提出“焦土抗战”的号召。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表示决心说：“我们要与台儿庄共存亡”。以激励我部全体官兵，有敌无我，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压倒一切敌人，守土报国的信心。

二 敌我第一次交锋

三月下旬的某日清晨，南侵之敌先头部队出现在台儿庄北铁路东侧之墩上村，正在向东沿刘家湖之线展开。敌炮兵部队毫无顾忌的暴露在我军面前放列，一切迹象表明，行将向我大举进攻。

约九时，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我第三营迫击炮排，秘密越过铁路潜入村内，以两门八一迫击炮，用最快速度，准确地发射四十余发愤怒的炮弹，袭击了敌之炮兵阵地，在炮弹纷纷爆炸的瞬间，敌炮兵阵地上浓烟四起，一片混乱。我军官兵莫不为之振奋。

约在一小时后，敌炮兵开始向我台儿庄城猛烈轰击，主要轰击目标在城北门的東西两侧，并用战车开道冲击，城墙多处已被击中坍塌，城内民房多处起火。此时，敌步兵的两个大队已逐渐向我台儿庄城接近。我军用迫击炮向敌猛烈射击，迫敌过早展开，以赢得备战时间的余裕。

中午时刻，敌步兵在炮火战车掩护下，多次向我北门两侧发起冲锋，均被我守城部队猛烈射击所阻止。我隐蔽集结于铁路西侧之机动部队，此刻已越过铁路分两路攻击敌之右侧背，使敌不敢再向我迫近。战况暂趋于稳定，而守城部队已遭到重大的伤亡。

下午，敌坦克十余辆出现在战场，在其重炮轰击掩护下，列阵向我台儿庄城驶来。此种重型坦克，每辆装备有3.7公分平射炮一门，重机枪一挺，各乘载坦克兵数名。待接近到距城数百米处，同时用平射炮向城墙射击，顿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敌步兵部队乘势向我连续发起冲锋，战况十分激烈。

台枣支线我铁道装甲列车，立即驶近战场助战，我炮兵已向敌施行拦阻射击和制压射击，我军士气大振，乘势反攻，机动部队大多赤臂，勇猛向前冲杀。不幸我装甲列车被敌炮击中，不能前进助战，攻势顿挫。守城部队前赴后继，凭借手榴弹与突进城内之敌反复冲杀，官兵伤亡惨重。在战局严

重危急时刻，我友军战防炮赶来支援，战防炮进入斜射阵地，对敌坦克群翼侧连续射击，眼见四五辆坦克被击中起火，其余迅即调头向北遁逃。此时已近黄昏，敌未敢向我阵地纵深扩张。

三 调整部署坚持战斗

侵入城内之敌，已占据城东北部，并在城门东西侧建立坚固据点，不时向我射击。

我守城部队少量官兵，仅能与当面之敌对峙，保持接触，监视敌之动态。

一八六团团长王震，副团长姜常泰，团副吕清淮，均身负重伤退出战场。第一营营长李××阵亡，其余连长以下官兵死伤已逾大半，所有团营指挥机构均已完全丧失。师指挥所，曾先后派副师长康法如、上校附员王冠五进入城内指挥作战，前者负伤退出，后者，既不熟悉部队，又不了解敌情，只能做到对局面的观察联络。

池峰城师长电话中的口授命令：一八六团第三营营长禹功魁，立即率全营进入城内，加强第二线阵地，死守台儿庄城。副营长胡剑峰即升任第二营营长，仍协助禹营长共同负责整顿指挥全团剩存部队及增援部队，相机歼灭或驱逐侵入之敌。

四 残酷的街巷争夺战

拂晓前，我们将第七连部署在城中心的主要街道，构筑防御工事，设置障碍物，堵绝通向敌方的街巷路口，并派小组向前搜索，侦察敌情。将第一、二营官兵百余人归并，集

中于现阵地之主要部队，加强工事，沟通左右联系，扫清射界，决心死守。

令第八连秘密接近占据城东北部之敌，并在我迫击炮、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向敌进攻。该连在培连长率领下，利用房屋荫蔽，迅即接触到敌阵地，我迫击炮及重机枪随即以密集火力集中射击敌之阵地，该连分三路同时冲向敌阵。我右翼已发现敌人两股小部队，向我右侧后迂回突进，即令第九连占领阵地堵击敌人，巩固我阵地。并派出一个班，堵截敌之归路。第八连经三小时激烈战斗，仅突入敌阵地一角，在敌人火力压制下受挫，继用手榴弹与敌搏斗，终因兵力不济，战至近午，我培连长以下官兵近百人全部壮烈牺牲。敌人更以若干小部队，在火力掩护下同时向我全线突进，经我猛击，户户争夺，使敌遭到重大伤亡，各街巷口遗尸百余具，终未能扩大其侵占区。

我方不分昼夜，经常派出小组以攻为守不断向敌人袭击，并利用坚固的残墙断壁构成了犬牙交错的街巷防御阵地。在阵地内形成数个坚固的支撑点；每支撑点均有连排干部负责，并各掌握数名机警勇敢士兵，组成小型预备队。每名士兵均携带数枚手榴弹，及带刺刀的短步枪，于夜间跃出阵地，从不同方向偷袭敌人，常使敌人通宵盲目射击，不得安宁。

城市巷战的特点，主要是展望不便，运动困难，射击范围狭窄，通讯联络经常受阻。而最有利的武器则为刺刀和手榴弹。

为了确保阵地，及时驰援要点，捕捉战机，消灭敌人，我同禹功魁营长，每人掌握三、四名坚强的传令兵，携带勃朗林轻机枪一挺，及大量手榴弹，准备随时加入战斗。我同

禹营长同在一个指挥所，轮替监听、巡视全线。我们不待报告，不待报急，只要听到哪里有强烈的手榴弹连续爆炸声，就带着自己的小组循声奔向哪里，直至解决哪里的问题。所以，我们官兵的斗志始终是旺盛的，虽然随时都有伤亡，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始终是坚定的。

阵地上不时还可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在战斗间隙的平静时刻，竟有人将没被砸毁的留声机装上唱片播放，处处流露着官兵们视死如归的革命乐观情绪。

我们的战场纪律是轻伤不退出战斗，重伤不派人后送，不在战斗激烈时离开阵地。

敌人射入城内的炮弹，其中夹杂着大量的烧夷弹，房屋中弹立即起火。我军作阵地之民房，不时被击倒塌起火，其中的官兵迅即撤向两侧，加强监视敌人。迅即扑灭火焰后，接着再跳进浓烟中继续战斗，决不让敌人利用火势突破我阵地。

在同城内之敌短兵相接鏖战到第五天，敌人又在拂晓前从城外攻战了我城西北角上之残留阵地，在该处建立火力点，以轻重机枪火力瞰制我阵地之左翼。同时，以火力封锁我经西门通向后方之交通。

对峙之敌，在猛烈炮火轰击下，更以重机枪掩护，若干小部队一齐向我阵地冲击，企图一举击溃我守城部队。战斗十分危急。

我同禹营长各自率领小组，同时分头逐段参加战斗。经过近半天激烈战斗，战局渐趋稳定。阵地前各街巷口均遗留着大量敌尸。我方伤亡二十余人，但阵地完整屹立，官兵斗志更加旺盛。有些士兵几处负伤，简单包扎后继续坚持战斗，